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三十七

左編

倖類

漢鄧通　嬖幸

巧相必異
蓋合誅

文帝甚悅鄧通通亦厚謹不好外交雖賜洗沐不欲出於是文帝賞賜通鉅萬以十數官至上大夫文帝時間如通家游戲然通無他技能不能有所薦達獨自謹身以媚上而已上使善相人者相通曰當貧餓死上曰能富通者在我何說貧於是賜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鄧氏錢布天下其富如此景帝立鄧通

免家居居無何人有告通盜出徼外鑄錢下吏驗問頗有遂竟案盡沒入之通家尚負責數鉅萬長公主賜鄧通吏輒隨沒入之一簪不得著身於是長公主乃令假衣食竟不得名一錢寄死人家

漢董賢

上以賢難歸詔令賢妻得通引籍殿中止賢廬若吏妻子居官寺舍又召賢女弟以爲昭儀位次皇后更名其舍爲椒風以配椒房云昭儀及賢與妻旦夕上下並侍左右賞賜昭儀及賢妻亦各千萬數遷賢父爲少府賜爵關內侯食邑後徙爲衛尉又以賢妻父

爲將作大匠弟爲執金吾詔將作大匠爲賢起大第
北闕下重殿洞門木土之功窮極技巧柱檻衣以綈
錦下至賢家僮僕皆受上賜及武庫禁兵上方珍寶
其選物上第盡在董氏而乘輿所服乃其副也及至
東園秘器珠襦玉柙豫以賜賢無不備具又令將作
爲賢起冢塋義陵旁內爲便房剛柏題湊外爲徼道
周垣數里門闕罘罳甚盛上欲侯賢而未有緣會待
詔孫寵息夫躬等告東平王雲后謁祠祀祝詛下有
司法皆伏其辜上於是令躬寵爲因賢告東平事者
迺以其功下詔封賢爲高安侯夫躬宜陵侯寵方陽

賢既侯而嘉以忠死

侯食邑各千戶頃之復益封賢二千戶丞相王嘉內疑東平事寃甚惡駁等數諫爭以賢爲亂國制度嘉竟坐言事下獄死明年匈奴單于來朝宴見羣臣在前單于怪賢年少以問譯上令譯報曰大司馬年少以大賢居位單于乃起拜賀漢得賢臣初丞相孔光爲御史大夫時賢父恭爲御史事光及賢爲大司馬與光竝爲三公上欲令賢私過光光雅恭謹知上欲尊寵賢及聞賢當來也光警戒衣冠出門待望見賢車迺卻入賢至中門光入閤既下車乃出拜謁送迎甚謹不敢以賓客鈞敵之禮賢歸上聞之喜立拜光

兩兄子爲諫大夫常侍賢縣是權與人主侔矣董公爲大司馬冊文言允執厥中此乃堯禪舜之文非三公故事長老見者莫不心懼縣官斥賣董氏財凡四十三萬萬賢旣見發羸診其尸因埋獄中

唐張易之昌宗

聖曆二年始置控鶴府拜易之爲監久之更號奉宸府以易之爲令乃引知名士閻朝隱薛稷員半千爲供奉后每燕集則二張諸武雜侍樗博爭道爲笑樂或嘲詆公卿淫蠱顯行無復羞畏時無檢輕薄者又諂言昌宗乃王子晉後身后使被羽裳吹簫乘寓鶴

裴回庭中如仙去狀詞臣爭爲賦詩以媚后后知醜
聲甚思有以掩覆之乃詔昌宗即禁中論著引李嶠
張說宋之問富嘉謨徐彥伯等二十有六人譔三教
珠英加昌宗司僕卿易之麟臺監權勢震赫皇太子
相王請封昌宗爲王后不聽遷春官侍郎封鄴國公
易之恒國公實封各三百戶神龍元年張柬之崔玄
暐等率羽林兵迎皇太子入誅易之昌宗於迎仙院
及其兄昌期同休從弟景雄皆梟首天津橋士庶歡
踴臠取之一夕盡坐流貶者數十人

孝武親覽朝政不任大臣而腹心耳目不得無委寄法興頗知古今素見親待雖出侍東宮而意任隆密魯郡巢尚之元嘉中侍始興王濬讀書亦涉獵文史爲上所知孝建初補中書通事舍人凡選授遷轉誅賞大處分上皆與法興尚之參決内外諸雜事多委戴明寶上性嚴暴睚眦之間動至罪戮尚之每臨事解釋多得全免而法興明寶大通人事多納貨賂孝武崩前廢帝卽位遷越騎校尉時江夏王義恭錄尚書事任同總已而法興尚之執權日久義恭積相畏服廢帝未親萬機凡詔敕施爲悉決法興之手尚書

中、事無大小專斷之、宰相顏師伯義恭、守空名而已、帝愛幸閹人華願兒有盛寵、賜與金帛無算、法興常加裁減、願兒甚恨之、帝嘗使願兒出入市里察聽風謠、而道路之言、謂法興為眞天子、帝為贗天子、願兒因此告帝、曰、外間云宮中有兩天子、官是一人、戴法興是一人、帝遂免法興官、徙付遠郡、尋於家賜死、法興臨死封閉庫藏、使家人謹錄籥牡、死一宿、又殺其二子、截法興棺焚之、籍沒財物、

綦母珍之

時有綦毋珍之、居舍人之任、凡所論薦事無不允、內

小人豈可謀事宜不免矣

外要職及郡丞尉皆論價而後施行貨賄交至有杜文謙者帝爲南郡王文謙侍五經文句明帝知權蕭諶用事文謙乃謂珍之曰天下事可知灰盡粉滅匪朝伊夕不早爲計吾徒無類矣珍之曰計將安出答曰先帝故人多見擯斥今召而使之誰不慷慨近聞王洪範與萬靈會等共語皆攘袂搥牀君其密報周奉叔使靈會殺蕭諶則宮內之兵皆我用也即勒兵入尚書斬蕭令兩都伯力爾其次則遣荆軻豫讓之徒因諸事左手頓其胷則方寸之刃足以立事亦萬世一時也今舉大事亦死不舉事亦死二死等爾死

社稷可乎若進疑不斷復少日錄君稱敕賜先父母爲殉在眼中矣珍之不能用時徐龍駒亦當得封珍之恥與龍駒共詔因求別立事未及行而事敗

齊茹法珍

茹法珍會稽人梅蟲兒吳興人齊東昏時並爲制局監俱見愛幸自江祏始安王遙光等誅後及左右應敕捉刀之徒並專國命人間謂之刀敕權奪人之都下爲之語曰欲求貴職依刀敕須得富豪事御刀時又有新蔡人徐世檦尤見寵信自殿內主師爲直閣驍騎將軍凡諸殺戮皆世檦所勸江州刺史陳顯達

爲東昏疑忌舉兵襲建康加世檦輔國將軍雖用蕭
單崔慧景爲都督而兵權實在世檦當時權勢傾法
珍蟲兒又謂法珍蟲兒曰何世天子無要人但阿儂
貨主惡爾法珍等與之爭權遂白帝帝稍惡其凶彊
世檦竊欲生心左右徐僧重密知之發其事收得千
餘人仗及呪詛文又畫帝十餘形像備爲刑斬刻射
支解之狀而自作已像著通天冠袞服題云徐氏皇
帝永元二年事發乃族之自是法珍蟲兒並爲外監
口稱詔敕中書舍人王咺之與相脣齒帝呼寶慶及
法珍爲阿丈蟲兒及東冶營兵俞靈韻爲阿兄帝與

法珍等俱詣寶慶帝躬自汲水助廚人作膳爲市中雜語以爲諧謔又帝輕騎戎服往諸刀敕家游宴有吉凶輒往慶吊奄人王寶孫年十三四號爲倀子最有寵參預朝政雖王晅之蟲兒之徒亦下之控制大臣移易敕詔乃至騎馬入殿詆訶天下公卿見之莫不慴息其佐成昏亂者法珍蟲兒及王晅之俞寶慶俞靈韻及太史令駱文叔大巫朱光尚等凡三十一人又有奄官王寶孫王法昭等十人梁武平建鄴皆誅

北齊穆提婆

穆提婆本姓駱漢陽人也父超以謀叛伏法提婆母陸令萱配入掖庭提婆亦沒為奴齊主在襁褓中令其鞠養謂之乾阿妳呼姊姊遂為胡太后昵愛令萱奸巧多機辯封為郡君世祖幸臣和士開高那肱皆為郡君義子奏引提婆入侍後主朝夕左右大被親狎無所不為稍遷儀同三司寵遇彌隆遂至尚書僕射領軍大將軍封城陽郡王令萱又佞媚穆昭儀養之為女是以提婆改姓穆及穆氏定位號視第一品班在長公主上自武平三年後令萱母子勢傾內外賣官鬻獄聚斂無厭每一賜與動傾府藏自太后以

下皆受其指麾。提婆則錄尚書事。唐邕之徒。皆重跡屏氣。提婆嘗有辠。令萱於帝前罵之曰。奴斷我兒。兒謂帝。奴謂提婆也。斛律皇后之廢也。初太后自愧失德。欲求悅於齊主。乃飾其兄女。置宮中。齊主見之。果悅納為昭儀。及是欲以胡昭儀正位後宮。力不能遂。乃卑辭厚禮。以求令萱。結為姊妹。令萱亦以胡氏寵幸方睦。不得已而自齊主立之。然意在穆昭儀。每私謂後主曰。豈有男為皇太子。而身為婢妾。又恐胡后不可以正義離間。乃外求左道行厭蠱之術。旬朔之閒。胡氏遂精神恍惚。言笑無恒。齊主遂漸相畏惡。令

萱一旦忽以皇后服御衣被穆昭儀又先別造寶帳爰及枕席器玩莫匪珍奇坐昭儀於帳中謂齊主云有一聖女出將大家看之及見昭儀更相媚悅令萱云如此人不作皇后遣何物人作皇后於是立穆氏爲右皇后以胡氏爲左皇后令萱一旦於太后前作色言曰何物親姪作如此語太后問其故令萱曰不可道固問之乃曰語大家云太后行多非法不可訓太后大怒呼后出立剃其髮送還家爲廢人以穆爲正嫡引祖珽爲宰相殺胡長仁皆令萱所爲也晉州兵敗後主奔鄴提婆西投周軍令萱自殺子孫大小

皆棄市籍沒其家周武帝以提婆爲柱國宜州刺史
未幾云將據宜州起兵與後主相應誅死後主及齊
氏諸王並因此非命

宋林靈素

宣和初都城暴水遣靈素厭勝方率其徒步虛城上
役夫爭舉挺將擊之走而免帝知衆所怨始不樂靈
素在京師四年道遇皇太子弗斂避太子入訴帝怒
以爲太虛大夫斥還故里命江端本通判温州幾察
之端本廉得其居處過之罪詔徙置楚州而已死

唐樂工

羣玩

開元二年舊制雅俗之樂皆隸太常上精曉音律以太常禮樂之司不應典倡優雜伎乃更置左右教坊以教俗樂命右驍衛將軍范及為之使又選樂工數百人自教法曲於梨園謂之皇帝梨園弟子又教宮女使習之又選伎女置宜春院給賜其家供奉侏儒名黃䐧性警黠明皇帝嘗馮之以行謂之肉几寵賜甚厚一日晚入明皇怪之對曰臣歸入宮道逢捕盜官與臣爭道臣㧞之墜馬故晚因下階叩頭有頃京兆奏其狀明皇即叱出付有司杖殺之天寶末安祿山反明皇入蜀初上每酺宴先設太常雅樂繼以鼓

吹胡樂散樂雜戲又出宮人舞霓裳羽衣又教舞馬百匹銜盃上壽又引犀象入場或拜或舞祿山見而悅之至是乃搜捕送洛陽宴其羣臣於凝碧池盛奏衆樂梨園弟子往往歔欷泣下賊皆露刃睨之樂工雷海清不勝悲憤擲樂器於地西向慟哭祿山怒支解之

唐蘇佐明

敬宗遊戲無度狎暱羣小善擊毬好手搏性復急宦官小過動遭捶撻皆怨且懼敬宗夜獵還與宦官劉克明將軍蘇佐明等二十八人飲酒敬宗酒酣入室

猗其壯哉

更衣殿上燭忽滅蘇佐明等弑敬宗於室中

五代伶官

五代史云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世言晉王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爲兄弟而皆背晉以歸梁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于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請其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方其係燕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廟還矢先

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仇讎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蒼皇東出未及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誓天斷髮泣下沾襟何其衰也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迹而皆自於人歟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忘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爲天下笑夫禍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也哉作伶官傳莊宗既好俳優又知音能度曲至今汾晉之俗往往能歌其聲謂

之御製者皆是也其小字亞子當時人或謂之亞次又別爲優名以自目曰李天下自爲王至於爲天子常身與俳優雜戲於庭伶人由此用事遂至於亡皇后劉氏素微其父劉叟賣藥善卜號劉山人劉氏性悍方與諸姬爭寵常自恥其世家而特諱其事莊宗乃爲劉叟衣服自負蓍囊藥笈使其子繼岌提破帽而隨之造其卧內曰劉山人來省女劉氏大怒笞繼岌而逐之宮中以此爲笑樂其戰於胡柳也嬖伶周匝爲梁人所得其後滅梁入汴周匝謁於馬前莊宗得之喜甚賜以金帛勞其良苦周匝對曰身陷仇人

而得不死以生者教坊使陳俊內園栽接使儲得源之力也願乞二州以報此兩人莊宗皆許以為刺史郭崇韜諫曰陛下所與共取天下者皆英豪忠勇之士今大功始就封賞未及於一人而先以伶人為刺史恐失天下心不可因格其命踰年而伶人屢以為言莊宗謂崇韜曰吾已許周匝矣使吾慙見此三人公言雖正然當為我屈意行之卒以俊為景州刺史德源為憲州刺史莊宗好畋獵獵于中牟踐民田中牟縣令當馬切諫為民請莊宗怒叱縣令去將殺之伶人敬新磨知其不可乃率諸伶走追縣令擒至馬

前責之曰汝爲縣令獨不知吾天子好獵邪奈何縱
民稼穡以供歲賦何不饑汝縣民而空此地以備吾
天子之馳騁而罪當死因前請亟行刑諸伶共倡和
之莊宗大笑縣令乃得免去莊宗嘗與羣優戲于庭
四顧而呼曰李天下李天下何在新磨遽前以手批
其頰莊宗失色左右皆恐羣伶亦大驚駭共持新磨
詰曰汝柰何批天子頰新磨對曰李天下者一人而
已復誰呼邪於是左右皆笑莊宗大喜賜與新磨甚
厚新磨嘗奏事殿中殿中多惡犬新磨去一犬起逐
之新磨倚柱而呼曰陛下毋縱兒女嚙人莊宗家世

夷狄、夷狄之人諱狗，故新磨以此譏之。莊宗大怒，彎弓注矢將射之，新磨急呼曰：陛下無殺臣，臣與陛下爲一體，殺之不祥。莊宗大驚，問其故，對曰：陛下開國改元同光，天下皆謂陛下同光帝，且同銅也，若殺敬新磨，則同無光矣。（借其音）莊宗大笑，乃釋之。然時諸伶獨新磨猶善俳，其語最著，而不聞其佗過惡。其敗政亂國者，有進景史彥瓊郭門高三人爲最。是時諸伶人出入宮掖，侮弄縉紳，羣臣憤嫉，莫敢出氣，或反相附託以希恩幸，四方藩鎮貨賂交行，而景進最居中用事。莊宗遣進等出訪民間事，無大小皆以聞。每進奏事

殺一崇韜
又殺其壻
伶人可畏
甚

殿中、左右皆屏退、軍機國政、皆與參決、莊宗初入洛居唐故宮室、而嬪御未備、閹宦希旨、多言宮中夜見鬼物相驚恐、莊宗問所以禳之者、因曰、故唐時後宮萬人、今空宮多怪、當實以乃息、莊宗欣然、其後幸鄴、乃遣進等採鄴美女千人、以充後宮、而進等緣以爲姦、軍士妻女因而逃亡者數千人、莊宗還洛、進載鄴女千人以從、道路相屬、男女無別、魏王繼岌已破蜀、劉皇后聽宦者讒言、遣繼岌賊殺郭崇韜、崇韜素嫉伶人、常裁抑之、伶人由此皆樂其死、皇弟存人、崇韜之壻也、進讒於莊宗曰、存人且反、爲婦翁報仇、乃

因而殺之朱友謙以梁河中降晉者及莊宗入洛伶人皆求賂於友謙友謙不能給而辭焉進乃譏友謙曰崇韜且誅友謙不自安必反宜幷誅之於是及其將五六人皆族滅之（又殺友謙）天下不勝其冤進官至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史彥瓊者爲武德使居鄴都而魏博六州之政皆決彥瓊自留守王正言而下皆俛首承事之是時郭崇韜以無罪見殺于蜀天下未知其死也第見京師殺其諸子因相傳曰崇韜殺魏王繼岌而自王於蜀矣以故族其家鄴人聞之方疑惑已而朱友謙又見殺友謙子廷

徽爲澶州刺史有詔彥瓌使殺之彥瓌秘其事夜半
馳出鄴城人見彥瓌無故夜馳出因驚傳曰劉皇后
怒崇韜之殺繼岌也已弑帝而自立急召彥瓌計事
鄴都大恐貝州人有來鄴者傳此語以驅戍卒皇甫
暉聞之由此刼趙在禮作亂在禮已至館陶鄴都巡
檢使孫鐸見彥瓌求兵禦賊彥瓌不肯與曰賊未至
至而給兵豈晚邪已而賊至彥瓌以兵登北門聞賊
呼聲大恐棄其兵而走單騎歸于京師在禮由是得
入于鄴以成其叛亂者由彥瓌啓而縱之也郭門高
者名從謙門高其優名也雖以優進而嘗有軍功故

爲從馬直指揮使從馬直蓋親軍也從謙以姓郭拜
崇韜爲叔父而皇弟存乂又以從謙爲養子從韜死
存乂見囚從謙置酒軍中憤然流涕稱此二人之寃
是時從馬直軍士王溫宿衛禁中夜謀亂事覺被誅
莊宗戲從謙曰汝黨存乂崇韜負我又教王溫反欲
復何爲乎從謙恐退而激其軍士曰罄爾之貲食肉
而飲酒無爲後日計也軍士問其故從謙因曰上以
王溫故俟破鄴盡阬爾曹軍士信之皆欲爲亂李嗣
源兵反嚮京師莊宗東幸汴州而嗣源先入莊宗至
萬勝不得進而還軍士離散尚有二萬餘人居數日

莊宗復東幸汜水謀扼關以爲拒四月丁亥朔朝羣臣於中興殿宰相對三刻罷從駕黃甲馬軍陣於宣仁門步軍陣於五鳳門以俟莊宗入食內殿從謙自營中露刃注矢馳攻興教門與黃甲軍相射莊宗聞亂率諸王衛士擊亂兵出門亂兵縱火焚門緣城而入莊宗擊殺數十百人亂兵從樓上射帝帝傷重踣于絳霄殿廊下自皇后諸王左右皆奔走至午時帝崩五坊人善友聚樂器而焚之嗣源入洛得其骨葬新安之雍陵以從謙爲景州刺史已而殺之傳曰君以此始必以此終莊宗好伶而弒于門高焚以樂器

可以信哉可不戒哉

宋朱勔

徽宗頗垂意花石蔡京諷朱勔語其父密取浙中珍異以進初致黄楊三本帝嘉之後歲歲增加然歲率不過再三貢貢物裁五七品至政中和始極盛舳艫相銜于淮汴號花石綱置應奉局于蘇指取内帑如囊中物每取以數十百計延福宮艮嶽成奇卉異植充牣其中勔擢至防禦使東南部刺史郡守多出其門搨縣官經常以爲本所貢物豪奪漁取於民毛髮不少償士民家一石一木稍堪翫即領健卒直入其

家用黃封表識未即取使護視之微不謹即被以大逆罪及發行必徹屋抉牆而去人不幸有一物小異共指爲不祥唯恐芟夷之不速民預是役者中家悉破產或鬻賣子女以供其須斸山輦石程督峭慘雖在江湖不測之淵百計取之必出乃止嘗得太湖石高四丈載以巨艦役夫數千人所經州縣有折水門橋梁鑿城垣以過者既至賜名神運昭功石截諸道糧餉綱旁羅商船揭所貢暴其上篙工柁師倚勢貪橫陵轢州縣道路相視以目廣濟卒四指揮盡給輓士猶不足京始患之從容言於帝願抑其太甚者帝

亦病其擾乃禁糧綱船戒伐家藏毀室廬毋得加黃
封帕蒙人圍圓花石凡十餘事聽勔與蔡攸等六人
入貢餘進奉　能自是勔小戢既而益甚所居直蘇
市中孫老橋忽稱詔凡橋東西四至壤地室廬悉買
賜予已合數百家斯五日盡徙郡吏逼逐民嗟哭於
路遂建神霄殿奉青華帝君像其中監司都邑吏朔
望皆拜庭下命士至輒朝謁然後通刺詣勔主趙霖
建三十六浦牐興必不可成之功天方大寒役死者
相枕藉霖志在媚勔益加苛虐吳越不勝其苦園池
擬禁籞服餙器用上僭乘輿又託挽舟募兵數千人

擁以自衛子汝賢等召呼鄉州官寮頤指目攝背奔
走聽命流毒州郡者二十年方臘起以誅勔為名童
貫出師承上旨盡罷去花木進奉帝又出勔父子弟
姪在職者民大悅然冦平勔復得志聲焰熏灼衺人
穢夫候門奴事目直秘閣至殿學士如欲可得不附
者旋踵罷去時謂東南小朝廷帝末年益親任之居
中白事傳達上旨大畧如内侍進見不避宮嬪歷觀
察使承宣使燕山奏功進拜節度使一門盡為顯官
騶從亦至金紫天下為扼腕靖康之難欲為自全計
倉卒擁上皇南巡且欲邀至其第欽宗用御史言放

歸田里。凡由勳得官者皆罷。籍其貲財田至三十萬。
敢言者不已。羈之衡州。徙循州。遣使即所至斬之。

右編

女寵

孝元皇帝奉承大業。溫恭少欲。都內錢四十萬萬。水衡錢二十五萬萬。少府錢十八萬萬。嘗幸上林。內宮馮貴人從臨獸圈。猛獸驚出。貴人前當之。元年嘉美其義。賜錢五萬。掖庭見親有加。賞賜屬其人。勿衆謝。示平惡偏重。失人心。賞賜節約。是時外戚貲十萬者少耳。故少府水衡見錢多也。雖遭初元永光凶年饑

饑加有西羌之變外奉師旅內賑貧民終無傾危之憂以府藏內充實也孝成皇帝時諫臣多言燕出之害及女寵專愛耽於酒色損德傷年其言甚切然終不怨怒也寵臣淳于長張放史育育數貶退家貲不滿千萬放斥逐就國長榜死於獄不以私愛害公義

王嘉因奏封事

陛下父事天毋事地子養黎民即位已來父虧明毋震動子訛言相驚恐今日蝕於三始誠可畏懼小民正月朔日尚恐毀敗器物何況於日虧乎孫寵息夫躬不宜居國可皆免以視天下復徵何武師丹彭宣

傳喜曠然使民易視以應天心、建立大政以興太平之端、高門去省戸數十步求見出入二年未省、欲使海瀕仄陋自通遠矣。鮑宣論董賢書

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共養共養勞賜壹出少府蓋不以本藏給末用、不以民力共浮費、別公私。示正路也。古者諸侯方不得顓征伐乃賜斧鉞漢家邊吏職在距寇亦賜武庫兵皆任其事然後蒙之春秋之誼家不藏甲所以抑臣威損私力也今賢等便辟弄臣私恩微妾而以天下公用給其私門契國威

器共其家備民力分於弄臣　兵設於　麥建立非

宜以廣僭驕非所以示四方也孔子曰奚取於三家

之堂臣請收還武庫（毋將隆請收還董賢等武庫兵器奏）

臣伏見詔書故念阿母舊德宿恩欲特加顯賞案尚

書故事無乳母爵邑之制唯先聖時阿母王聖爲野

王君聖造生讒賊廢立之禍生爲天下所咀嚼死爲

海内所歡快（左雄諫封乳母宋娥）

臣昨於十月二十三日内侍省牒奉聖旨下務支借

小宅一所與司天監楊可久今月十八日准三司帖

傳聖旨指射舍屋三十間以來與醫官副使柳堯卿

居止者竊以賜第之典於國體至重前朝將相非有勳業則不得賜第京師近劉平血戰亡軀家族無託朝廷方推此恩時謂當然蘇舜欽論無功不當賜第

近日以來在外傳聞皆謂溫成葬事將畢石全斌以下及諸工巧人公然揚言妄冀遷改陛下不可不祗畏天戒以固拒之也夫爵賞之出本於慶嘉如緣溫成葬事而施爵賞是以慶嘉而幸溫成之喪也范鎮論護葬溫成官妄冀改遷

章獻皇太后輔佐陛下臨御天下章懿皇太后輔佐陛下章惠皇后保護陛下三太后皆有母道於陛下

其葬之日監護之臣遷拜未嘗如此之寵也賜與未嘗如此之多也使天下之人議陛下篤溫成之愛而有輕三太后之心實繇全斌輩之冐濫也繇大臣之不執奏也范鎮論石全斌等護葬溫成妄覃恩澤

臣竊謂固非陛下聖恩聽其妄請必謂付外之後自有攸司執奏而止其如中旨或至再三不容一一論正臣欲乞特降詔令後除諸宮宅皇族有巳分事方許於內中奏陳自餘戚里之家及文武臣僚或有奏請事件並於閤門及合屬去處進狀更不於內中批旨輒敢因緣請託及自於內中請乞特批指揮即望

降出姓名幷爲奏求人送有司勘劾重行貶責犯者斷在必行韓琦論干求內降乞降詔止絕

乞今後應有因事敢于求內降者依舊許本府執奏外更乞根究因緣干求之人奏擧下府勘鞫重行責貸如本自行干請者亦乞一就勘鞫加元犯本罪二等斷遣其情理稍深及干求不已者亦許本府一面牒報御史臺彈糾勘劾施行歐陽修乞執奏干求內降幷究因緣之人

令有人言獻忠與獻佞孰是必曰獻忠是納諫與拒諫孰是必曰納諫是蘇軾孔文仲可謂獻忠矣陛下拒而不納必有獻佞以誤陛下者不可不察也若李

定避持服遂不認毋是壞人倫逆天理者而欲以爲御史御史臺爲之罷陳薦舍人院爲之罷宋敏求罷李大臨罷蘇頌諫院罷胡宗愈王韶上書肆意欺罔以興造邊事敗則置而不問反爲之罪帥臣李師中及御史一言蘇軾則下七路掎摭其過孔文仲則遣之歸任陛下聰明之主其可以逃聖鑒乎又論梁某直事封同內降

經濟編

嬖倖

楚文王有疾告大夫曰筦饒犯我以義違我以禮與處不安不見不思然吾有得焉必以吾時爵之申侯

伯吾所欲者勸我爲之吾所樂者先我行之與處則安不見則思然吾有丧焉必以吾時遣之大夫許諾乃爵筦饒以大夫贈申侯伯而行之申侯伯將之鄭王曰必戒之矣而爲人也不仁而欲得人之政毋以之魯衛宋鄭不聽遂之鄭三年而得鄭國之政五月而鄭人殺之

侍中江斆爲都官尚書中書舍人紀僧眞得幸於武帝容表有士風請於武帝曰臣出自本縣武吏邀逢聖時階榮至此爲兒昏得荀昭光女即時無復所須唯就陛下乞作士大夫武帝曰此由江斆謝瀹我不

得措意可自詣之僧眞承旨詣敎登榻坐定教顧命
左右曰移吾牀遠客僧眞喪氣而退告武帝曰士大
夫故非天子所命
明帝將幸東都以宋璟爲西京留守令馳驛詣闕遣
內侍楊思勗迎之璟風度凝遠人莫測其際在塗竟
不與思勗交言思勗素貴幸歸訴於明皇明皇嗟歎
良久益重璟
開府王毛仲與龍武將軍葛福順爲昏毛仲爲明皇
所信任無言不從故北門諸將多附之進退唯其指
使吏部侍郎齊澣乘間言於明皇曰福順典禁兵不

宜與毛仲爲昏。毛仲小人。寵過則生姧。不早爲之。恐後成患。明皇悅曰知卿忠誠。朕徐思其宜

毛仲視宦官貴近者若無人力士等皆害其寵而未敢言會毛仲妻產子明皇命力士賜之酒饌金帛甚厚且授其兒五品官力士還明皇問毛仲喜乎對曰毛仲抱其繈中兒示臣曰此兒豈不堪作三品耶明皇大怒曰昔誅韋氏此賊心持兩端。朕不欲言之。今日乃敢以赤子怨我下制直毛仲不忠怨望貶瀼州別駕行至永州追賜死

宣宗時教坊使祝漢貞滑稽敏給寵冠諸優一日按

掌訝請頗及外事上正色謂曰我畜養尒曹止供戲笑耳豈得輒預朝政邪會其子坐贓流之樂工羅程善琵琶有寵殺人繫獄衆工爲請曰程負陛下萬死然臣等惜其絕藝不復得奉宴遊矣上曰汝曹所惜者羅程藝朕所惜者高祖太宗法竟杖殺之

魯季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而師已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師已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實告桓子喟然嘆曰夫子罪我

以羣婢故也夫。

安帝數遣黃門常侍及中侍伯榮往來甘陵而伯榮負寵驕蹇所經郡國莫不迎爲禮謁陳忠上疏

陛下以不得親奉孝德皇園廟比遣中使致敬甘陵朱軒軿馬相望道路可謂孝至矣然臣竊聞使者所過威權翕赫震動郡縣王侯二千石至爲伯榮獨拜車下儀體上僭侔於人主長吏惶怖譴責或邪諂自媚發人修道繕理亭傳多設儲跱徵役無度老弱相隨動有萬計賂遺僕從人數百疋頓踣呼嗟莫不叩心河間託叔父之屬清河有陵廟之尊及剖符大臣

皆狠爲伯榮屈節下車陛下不問必以陛下欲其然也昔韓嫣託副車之乘受馳視之使江都誤爲一拜而嫣受歐刀之誅臣願明主嚴天元之尊正乾剛之位職事巨細皆任賢能不宜復令女使干錯萬機重察左右得無石顯泄漏之姦尚書納言得無趙昌譖崇之詐公卿大臣得無朱博阿傅之援外屬近戚得無王鳳害商之謀若國政一由帝命王事每決於已則下不得逼上臣不得干君常雨大水必當霽止四方衆異不能爲害書奏不省

臣聞有事社稷者社稷是爲有事人君者容悅是爲

今臣蒙恩聖朝備位九列見非不諫則咎悅也夫諸侯上象四七垂耀在天下應分土藩屏上國高祖之約非功臣不侯而開追錄河南尹鄧萬世父遵之微功更爵尚書令黃儁先人之絕封近習以非義授邑左右以無功傳賞授位不料其任裂土莫紀其功至乃一門之內侯者數人故緯象失度陰陽謬序稼用不成民用不康陳蕃上孝桓皇帝疏

終

者與居知有身子楚從不韋飲見而說之因起爲壽請之呂不韋怒念業已破家爲子楚欲以釣奇乃遂獻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時生子政楚遂立爲夫人

楚黃歇

黃歇受約歸楚楚使歇與太子完入質於秦秦留之數年楚頃襄王病太子不得歸而楚太子與秦相應侯善於是王歇乃說應侯曰相國誠善楚太子乎應侯曰然歇曰今楚王恐不起疾秦不如歸其太子太子得立其事秦必重而德相國無窮是親與國而得

忠也賀者非奸也

儲萬乘也若不歸則咸陽一布衣耳楚更立太子必不事秦夫失與國而絕萬乘之和非計也願相國孰慮之應侯以聞秦王秦王曰令楚太子之傅先往問楚王之疾返而後圖之黃歇爲楚太子計曰秦之留太子也欲以求利也今太子力未能有以利秦也歇憂之甚而陽文君子二人在中王若卒太命太子不在陽文君子必立爲後太子不得奉宗廟矣不如亡秦與使者俱出臣請止以死當之楚太子因變衣服爲楚使者御以出關而黃歇守舍常爲謝病度太子已遠秦不能追歇乃自言秦昭王曰楚太子已歸出

遠矣。歇當死，願賜死。昭王大怒，欲聽其自殺也。應侯曰，歇爲人臣，出身以徇其主。太子立，必用歇，故不如無罪而歸之，以親楚。秦因遣黃歇。歇至楚三月，楚頃襄王卒，太子完立，是爲考烈王。考烈王元年，以王歇爲相，封爲春申君。楚考烈王無子，春申君患之，求婦人宜子者進之，甚衆，卒無子。趙人李園持其女弟，欲進之楚王，聞其不宜子，恐久毋寵。李園求事春申君爲舍人，已而謁歸，故失期。還謁，春申君問之狀，對曰，齊王使使求臣之女弟，與其使者飲，故失期。春申君曰，娉入乎。對曰，未也。春申君曰，可得見乎。曰，可。於是

李園乃進其女弟即幸於春申君知其有身李園乃
與其女弟謀園女弟承閒以說春申君曰楚王之貴
幸君雖兄弟不如也今君相楚二十餘年而王無子
王百歲後將更立兄弟則楚更立君後亦各貴其故
所親君又安得長有寵乎非徒然也君貴用事久多
失禮於王兄弟兄弟誠立禍且及身何以保相印江
東之封乎今妾自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幸君未久
誠以君之重而進妾於楚王王必幸妾妾賴天有子
男則是君之子爲王也楚國盡可得孰與身臨不測
之罪乎春申君大然之乃出李園女弟謹舍而言之

楚王楚王名入幸之遂生子男立爲太子以李園女弟爲王后楚王貴李園園用事李園既入其女弟立爲王后子爲太子恐春申君語泄而益驕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而國人頗有知之者春申君相二十五年楚考烈王病朱英謂春申君曰世有毋望之福又有毋望之禍今君處毋望之世事毋望之主安可以無毋望之人乎春申君曰何謂毋望之福曰君相楚二十餘年矣雖名相國實楚王也今楚王病旦暮且卒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當國如伊尹周公王長而反政不即遂南面稱孤而有楚國此所謂

四人者

毋望之禍也春申君曰何謂毋望之禍曰李園不治國而君之仇也不爲兵而養死士之日久矣楚王卒李園必先入據權而殺君以滅口此所謂毋望之禍也春申君曰何謂毋望之人對曰君置臣郎中楚王卒李園必先入臣爲君殺李園此所謂毋望之人也春申君曰足下置之李園弱人也僕又善之且又何至此朱英知言不用恐禍及身乃亡去後十七日楚考烈王卒李園果先入伏死士於棘門之內春申君入棘門園死士挾刺春申君斬其君投之棘門外於是遂使吏盡滅春申君之家而李園女弟初幸春申

君有身而入之王所生子者遂立是為楚幽王是歲也秦始皇帝立九年矣嫪毒亦為亂於秦覺夷其三族而不韋廢

李斯

趙高謂丞相斯曰上崩賜長子書與喪會咸陽而立為嗣書未行今上崩未有知者也所賜長子書及符璽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與高之口耳事將何如斯曰安得亡國之言此非人臣之所當議也高曰君侯自料能孰與蒙恬功高孰與蒙恬謀遠不失孰與蒙恬無怨於天下孰與蒙恬長子舊而信之孰與

蒙恬斯曰此五者不及蒙恬而君責之何深也高曰高故內官之廁役也幸得以刀筆之文進入秦宮管事二十餘年未嘗見秦免罷丞相功臣有封及二世者也卒皆以誅亡皇帝二十餘子皆君之所知長子剛毅而武勇信人而奮士即位必用蒙恬為丞相君

苟患失之奸固在是

侯終不懷通侯之印歸於鄉里明矣高受詔教習胡亥使學以法事數年矣未嘗見過失慈仁篤厚輕財重士辯於心而詘於口盡禮敬事秦之諸子未有及此者可以為嗣君計而定之斯曰君其反位斯奉主之詔聽天之命何慮之可定也高曰安可危也危可

安也安危不定何以貴聖君聽臣之計卽長有封侯世世稱孤必有喬松之壽孔墨之知今釋此而不從禍及子孫足以爲寒心善者因禍爲福君何處焉斯乃仰天而歎垂淚太息曰嗟乎獨遭亂世旣以不能死安託命哉於是斯乃聽高相與謀詐爲受始皇詔丞相立子胡亥爲太子更爲書賜長子扶蘇李斯子由爲三川守羣盜吳廣等西畧地過去弗能禁章邯以破逐廣等兵使者覆案三川相屬誚讓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盜如此李斯恐懼重爵祿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欲求容以書對書奏二世說於是行督責益

嚴稅民深者爲明吏、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督責矣、高聞李斯以爲言、乃見丞相曰、關東羣盜多、今上急益發繇治阿房宮、聚狗馬無用之物、臣欲諫、爲位賤、此眞君侯之事、君何不諫、李斯曰、固也、吾欲言之久矣、今時上不坐朝廷、上居深宮、吾有所言者、不可傳也、欲見無閒、趙高謂曰、君誠能諫、請爲君候上閒語君、於是趙高侍二世方宴樂、婦人居前、使人告丞相、上方閒、可奏事、丞相至宮門上謁、如此者三、二世怒曰、吾嘗多閒日、丞相不來、吾方燕私、丞相輒來請事、丞相豈少我哉、趙高因曰、如此殆矣、夫沙丘之謀、丞

相與焉今陛下已立為帝而丞相貴不益此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且陛下不問臣臣不敢言丞相長男李由為三川守楚盜陳勝等皆丞相傍縣之子以故楚盜公行過三川城守不肯擊高聞其文書相往來未得其審故未敢以聞且丞相居外權重於陛下二世以為然欲案丞相恐其不審乃使人案驗三川守與盜通狀二世已前信趙高恐李斯殺之乃私告趙高高曰丞相所患獨高高已死丞相即欲為田常所為於是二世曰其以李斯屬郎中令趙高案治李斯拘執束縛居囹圄中仰天而歎曰嗟乎悲夫不道之

君何可爲計哉吾必見寇至咸陽麋鹿游于朝也於是二世乃使高案丞相獄治罪責斯與子由謀反狀皆捕收宗族賓客趙高治斯榜掠千餘不勝痛自誣服斯所以不死者自負其辯有功實無反心幸二世之寤而赦之乃從獄中上書趙高使吏棄去不奏曰囚安得上書趙高使其客十餘輩詐爲御史謁者侍中更往覆訊斯斯更以其實對輒使人復榜之後二世使人驗斯斯以爲如前終不敢更言辭服奏當上二世喜曰微趙君幾爲丞相所賣及二世所使案三川之守至則項梁已擊殺之使者來會丞相下吏趙

高皆妄爲反辭二世元年七月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李斯已死二世拜趙高爲中丞相事無大小輒決於高

漢張禹

張禹河內軹人也至禹父徙家蓮勺從沛郡施讐受易瑯琊王陽膠東庸生問論語既皆明習有徒衆舉爲郡文學甘露中諸儒薦禹有詔太子太傅蕭望之問禹對曰及論語大義望之善焉奏禹經學精習有

師法可試事奏寢罷歸故官久之試爲博士初元中
立王太子而博士鄭寬中以尚書授太子薦言禹善
論語詔令禹授太子論語由是遷光祿大夫數歲出
爲東平内史元帝崩成帝即位徵禹寬中皆以師賜
爵關内侯拜爲給事中領尚書事禹爲人謹厚内殖
貨財家以田爲業及富貴多買山至四百頃皆涇
渭溉灌極膏腴上賈它財物稱是禹年老自治冢塋
起祠室好平陵肥牛亭部處地又近延陵奏請求之
上以賜禹詔令平陵徙亭它所曲陽侯根聞而爭之
此地當平陵寢廟衣冠所出遊道禹爲師傅不遜謙

議。至求衣冠所游之道。又徙壞舊亭。非所宜。宜更賜
與宅地。不見從。卒以肥牛亭地賜禹。根由是害禹寵
數毀惡之。天子愈益敬厚禹。禹每病。輒以起居聞。車
駕自臨問之。上親拜禹牀下。禹頓首謝恩。歸誠言有
四男一女。愛女甚於男。遠嫁爲張掖太守蕭咸妻。不
勝父子私情。思與相近。上卽時徙咸爲弘農太守。又
禹小子未有官。上臨候禹。禹數視其子。上卽禹牀下
拜爲黃門給事中。上懼變異數見。乃車駕至禹第。辟
左右。親問禹。禹見自年老。子孫弱。又與曲陽侯不平。恐
爲所怨。禹則謂上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日蝕三

十餘地震五十六或爲諸侯相殺或夷狄侵中國災
變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上雅信
愛禹由此不疑王氏後曲陽侯根及諸王子弟聞知
禹言皆喜說遂親就禹
元延元年故槐里令朱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
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
孔子所謂鄙夫不可事君者也臣願賜尚方斬馬劍
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
禹。

孔光

光心恐傅太后與政事、不欲令與帝旦夕相近、即議以爲定陶太后、宜改築宮、大司空何武曰、可居北宮、上從武言、北宮有紫房復道、通未央宮、傅太后果從復道朝夕至帝所、求欲稱尊號、貴寵其親屬、使上不得直道而行、又傅太后欲與成帝母俱稱尊號、羣下多順指、言母以子貴、宜立尊號、以厚孝道、唯師丹與光持不可、上重違大臣正議、又内迫傅太后、倚違者連歲、丹以罪免、而朱博代爲大司空、光自先帝時議繼嗣有持異之隙矣、又重忤傅太后指、由是傅氏在位者與朱博爲表裏、共毀譖光、後數月遂策免光、初

非奸何以引此

哀帝親王氏，故太后與莽怨，丁傅董賢之黨，莽以光為舊相名儒，天下所信，太后敬之，備禮事光，所欲搏擊，輒為草，以太后指風光令上之，睚眦莫不誅傷，莽權日盛，光憂懼不知所出，上書乞骸骨，莽白太后帝幼少宜置師傅，徙光為帝太傅，位四輔，給事中，領宿衛供養行內署門戶，省服御食物，明年徙為太師而莽為太傅，光常稱疾，不敢與莽並，有詔朝朔望，領城門兵，莽又諷羣臣奏，巳功德稱宰衡，位在諸侯王上，百官統焉，光愈恐，固稱疾辭位，光凡為御史大夫丞相各再，壹為大司徒太傅太師，歷三世，居公輔位，前

後十七年

漢劉歆

哀帝崩王莽持政莽少與歆俱爲黃門郎重之白太后太后留歆爲右曹大中大夫遷中壘校尉義和京兆尹使治明堂辟雍封紅休侯典儒林史卜之官考定律歷著三統歷譜初歆以建平元年改名秀及王莽簒位歆爲國師

魏劉放孫資

劉放涿郡人舉孝廉遭世大亂時漢陽王松據其土放往依之曹操克冀州放說松宜納結操松然之會

操討袁譚於南皮、以書招松、松舉郡以附之、放爲松答操書、其文甚麗、操既善之、又聞其說、由是遂辟放、建安十年、與松俱至、操大悅、謂放曰、昔班彪依竇融而有河西之功、今一何相似也、乃以放參司空軍事、歷主簿記室、魏國既建、與太原孫資俱爲秘書郎、文帝即位、放資轉爲左右丞、黃初初、改秘書爲中書、以放爲監、資爲令、各加給事中、遂掌機密、三年、放進爵壽亭侯、資關內侯、明帝即位、尤見寵任、同加散騎常侍、太和末、吳遣將周賀浮海詣遼東、招誘公孫淵、帝欲邀討之、朝議多以爲不可、惟資決行策、果大破之

進爵左鄉侯、放善爲書檄、三祖詔命、有所招諭、多放所爲、景初二年帝寢疾、深念後事、乃以武帝子燕王宇爲大將軍、與領軍將軍夏侯獻武衛將軍曹爽屯騎校尉肇驍騎將軍秦朗等對輔政也、帝少與燕王宇善、故以後事屬之、劉放孫資久典機任、獻肇心內不平、殿中有雞棲樹、二人相謂曰、此亦久矣、其能復幾、放資懼有後害、陰圖間之、燕王性恭良、陳誠固辭、帝引放資入卧內、問曰、燕王正爾爲、對曰、燕王實自知不堪大任故耳、帝曰、誰可任者、時惟曹爽獨在帝側、放資因薦爽、且言宜召司馬懿與相參、帝曰爽能

濟事否爽流汗不能對放躡其足耳之曰臣以死衛社稷帝從放資言欲用爽懿既而中變敕命放資復入見說帝又從之放曰宜為手詔帝曰我困篤不能放即上牀執帝手強作之遂持出大言曰有詔免燕王宇等官不得停省中皆流涕而出甲申以曹爽為大將軍帝嫌爽才弱復拜尚書孫禮為大將軍長史以佐之是時司馬懿在汲帝令給使辟邪齎手詔召之

晉賈充

賈充襄陵人也父逵魏豫州刺史司馬昭新執朝權

恐方鎮有異議使充詣諸葛誕圖欲伐吳陰察其變充既論時事因謂誕曰天下皆願禪代君以爲何如誕厲聲曰卿非賈豫州子乎世受魏恩豈可欲以社稷輸人乎若洛中有難吾當死之充默然及還白昭曰誕在揚州威名夙著能得人死力觀其規略爲反必也今徵之反速而事小不徵事遲而禍大昭乃徵誕爲司空而誕果叛復從征誕充進計曰楚兵輕而銳若深溝高壘以逼賊城可不戰而尅也昭從之城陷昭登壘以勞充遷廷尉帝舅王恂嘗毀充而充更進恂或有背充以要權貴者充皆陽以素意待之而

充無公方之操不能正身率下專以諂媚取容侍中
任愷中書令庾純等剛直守正咸共疾之又以充女
爲齊王妃懼後益盛及氐羌反叛時帝深以爲慮愷
因進說充鎭關中充既外出自以爲失職深銜任愷
計無所從將之鎭百僚餞于夕陽亭荀勗私焉充以
憂告勗曰公國之宰輔而爲一夫所制不亦鄙乎然
是行也辭之實難獨有結婚太子不頓駕而自留矣
充曰然孰可寄懷曰勗請行之俄而侍宴論太子婚
姻事勗因言充女才質令淑宜配儲宮而楊后及荀
顗亦並稱之帝納其言既而皇儲當婚遂不西行詔

好安在直罷耳

充居本職王濬之克武昌也充遣使表曰吳未可悉定方夏江淮下濕疾疫必起宜召諸軍以為後圖雖腰斬張華不足以謝天下華豫平吳之策故充以為言中書監荀勗奏宜如充表帝不從杜預聞充有奏馳表固爭言平在旦夕使及至轘轅而孫皓已降吳平軍罷帝遣侍中程咸犒勞增邑千戶子孫皆封列侯充本無南伐之謀固諫不見用及師出而吳平大慚懼議欲請罪帝聞充當詣闕豫幸東堂以待之罷節鉞

齊褚淵

引道成心事叵測

褚淵字彥回陽翟人也父湛之尚宋武帝女淵少有世譽復尚文帝女姑姪二世相繼拜駙馬都尉明帝崩遺詔以爲中書令護軍將軍加散騎常侍與尚書令袁粲受顧命輔幼主淵同心共理庶事當奢侈之後務弘儉約百姓賴之王道隆阮佃夫用事姧賂公行淵不能禁也元徽二年桂陽王休範反淵與衛將軍袁粲入衛宮省鎮集衆心先是淵嘗與從弟炤同載出道逢蕭道成淵舉手指道成謂炤曰此非常人也出爲吳興道成餉物別去又謂之曰此人材貌非常將來不可測也及顧命之際引道成豫焉沈攸之

事起、袁粲謀誅道成、道成名淵謀議、淵曰、西夏豐難、
事必無成、公當先備其內耳、粲與劉秉等謀旣定將
以告淵、衆謂淵與道成素善、不可、粲曰淵與彼雖善、
豈容大作異同、今若不告、事定便應除之、乃以謀告
淵、淵卽告道成、道成密爲其備、事平進中書監司空
齊臺建、淵白道成引何曾自魏司徒爲晉丞相求爲
齊官、道成謙而不許、淵美儀貌、善容止、宋明帝常歎
曰、褚淵能遲行緩步、便持此得宰相矣、道成將纂、褚
淵等奉璽綬、帥百官詣齊宮勸進、道成纂位、以褚淵
爲司徒、賓客賀者滿座、褚炤歎曰、彥回少立名行、何

意批猾至此門戸不幸乃復有今日之拜使彦回作中書郎而死不當爲一名士邪名德不昌乃復有期頤之壽

齊王儉

王儉琅琊人也父僧綽儉少專心篤學手不釋卷丹陽尹袁粲聞其名言之於明帝尚陽羡公主拜駙馬都尉超遷秘書丞儉察蕭道成雄異先自結納道成爲太尉引爲右長史恩禮隆密專見任用道成既平沈攸之殺袁粲欲引時賢參贊大業夜召驃騎長史謝朏朏平入與語久之朏無言惟二小兒捉燭道成慮

雕葬之取燭遺兒雕又無言道成乃呼左右太尉右長史王儉知其指佗日請間言於道成曰功高不賞古今非一以公今日位地欲終北面可乎道成正色裁之而神采內和儉因曰儉蒙公殊眄所以吐所難吐何賜拒之深宋氏失德非公豈復寧濟但人情澆薄不能持久公若少復推遷則人望去矣豈惟大業永淪七尺亦不可得保道成曰卿言不無理時道成將纂儉爲佐命禮儀詔策皆出於儉褚淵惟爲禪詔文使儉參治之是日百僚陪位侍中謝朏在直當解璽綬陽爲不知曰有何公事傳詔云解璽綬授齊王

胐曰、齊自應有侍中、乃引枕卧、傳詔懼、使胐稱疾、胐曰、我無疾、何所道、遂朝服步出東掖門、仍登車還宅、乃以王儉爲侍中解璽綬、禮畢、帝乘畫輪車出東掖門就東邸、問今日何不奏鼓吹、左右莫有應者、右光祿大夫王琨在晉世以爲郎中、至是攀車獺尾慟哭曰、人以壽爲歡、老人以壽爲戚、既不能先驅螻蟻、乃復頻見此事、嗚咽不自勝、百官雨流、道成子賾請殺謝胐、道成曰、殺之遂成其名、正應容之度外耳、久之因事廢于家、道成篡位、是爲齊高帝、儉改封南昌縣公、

齊蕭坦之

蕭坦之、高帝族子也、與蕭諶同爲東宮直閤、以勤直爲文惠所知、除給事中蘭陵令、武帝崩、坦之率太孫文武度上臺、除正員郎南魯郡太守、少帝以坦之文惠舊人、親信不疑、得入內、見皇后帝於東宮、及出後堂、雜戲狡獪、坦之皆得在側、或遇醉後、裸袒、坦之輒扶持諫諭、見帝不可奉、乃改附明帝、密爲耳目、隆昌元年、少帝微聞外有異議、惲明帝在臺內、欲移西州、後在華林園華光殿露著黃縠褌跂牀垂脚、謂坦之曰、人言鎮軍與王晏蕭諶欲共廢我、似非虛傳、蘭陵

所聞云何坦之嘗作蘭陵令故稱之鎮軍者蕭鸞也坦之曰天下寧當有此誰樂無事廢天子邪明帝誅廢弒既與蕭諶及坦之定謀少帝腹心直閣將軍曹道剛疑外間有異密有處分諶未能發始興內史蕭季敞南陽太守蕭穎基並應還都諶欲待二蕭至藉其威力以舉事明帝慮事變以告坦之坦之馳謂諶自廢天子古來大事比聞曹道剛等轉以猜疑衛尉明日若不就事無所復及地右百歲母豈能坐聽禍敗政應作餘計耳諶惶遽明日遂廢帝坦之力也永元元年江祏兄弟欲立始安王遙光密告坦之坦之

曰明帝取天下已非次第天下人至今不服今若復作此事恐四海瓦解我其不敢言及遙光起事遣人夜掩取坦之坦之科頭著褌踰墻走比至新亭道中收遙光所虜之餘得二百許人并有器仗乃進西掖門開鼓後得入殿内其夕四更主書馮元嗣叩北掖門告遙光反殿内爲之備左將軍沈約五更初聞難馳車走趨西掖門或勸戎服約慮外軍已至若戎服或者謂同遙光無以自明乃朱服而入臺内部分既立坦之假節督衆軍討遙光事平遷尚書左僕射丹陽尹如故進爵爲公坦之肥黑無鬚語聲嘶時人號

爲蕭瑟剛佷專執羣小畏而惰之，遂光事平，二十餘日，帝遣延明主帥黃文濟圍坦之宅誅之。

齊江祏

江祏，濟陽考城人也。祏姑爲齊高帝兄道生妃，生齊明帝。祏少爲明帝所親，恩如兄弟。明帝爲吳興，以祏爲郡丞。明帝輔政，委以腹心，引爲驃騎諮議參軍。時新立海陵，人情未服，祏每說明帝以君臣大節。明帝轉顧而不言。明帝髀上有赤誌，常秘不傳，旣而祏勸帝出以示人。帝登，顧命羣臣，而貨寄多在祏兄弟。至是更直殿內，動止關諮。永元元年，領太子詹事。劉暄

遷右衛將軍帝　欲行意徐孝嗣不能奪蕭坦之雖
時有異同而祐堅意執制帝深忌之孝嗣謂祐曰主
上稍有異同詎可爲相乖反祐曰但以見付必無所
憂左右小人茹法珍梅蟲兒覩靈勇東冶軍人俞韻
右衛軍人豐勇之等並爲帝所委任祐常裁折之羣
小切齒帝失德既彰祐議欲立江夏王寶玄劉暄初
爲寶玄郢州行事執事過刻有人獻馬寶玄欲看之
暄曰馬何用看妃索煮肫帳下諮暄暄曰旦已煮鵝
不煩復此寶玄恚曰舅殊無謂陽之情暄聞之亦不
悅至是不同祐議欲立建安王寶夤密謀於遙光遙

光自以年長屬當與命微旨勸祢祢弟祀以少主難保勸祢立遙光暄以遙光若立巳失元舅之望不肯同故祢遲疑久不決遙光大怒遣左右黃曇慶於清溪道中刺殺暄曇慶見暄部伍人多不敢發事覺暄告祢謀帝處分收祢祢兄弟祀時直在殿內疑有異遣信報祢曰劉暄似有謀今作何計祢曰政當靜以鎮之俄而召祢入見停中書省先是直齋袁文曠以王敬則勳當封祢執不與帝使文曠取祢以刀環築其心曰復能奪我封否祢祀同日見殺

齊蕭諶

蕭諶、高帝絕服族子也、宋元徽末武帝在郢、欲知都下消息、高帝遣諶就武帝宣傳謀計、留為腹心、武帝卧疾延昌殿、諶在左右宿直、上崩、遺敕諶領殿內事如舊、鬱林即位、深委信諶、諶每請急出宿、帝通夕不能寐、諶還乃安、轉衛軍司馬兼衛尉、明帝輔政、諶回附明帝、勸行廢立、密召諸王典籤約語之、不許諸王外接人物、諶親要日久、衆皆憚而從之、鬱林被廢日、初聞外有變、猶密為手敕呼諶、其見信如此、明帝新即位、遣左右要人於外聽察、具知諶言、深相疑阻、二年六月上華林園宴諶及尚書令王晏等數人盡歡

坐罷留諶晚出至華林閤仗身執還入省上遣左右莫智明數諶曰隆昌之際非卿無有今日今一門二州兄弟三封朝廷相報政可極此卿恒懷怨望乃云炊飯已熟合甑與人邪今賜卿死諶謂智明曰天去人亦復不遠我與至尊殺高武諸王是卿傳語來去我今死還取卿矣於省殺之至秋而智明死見諶為祟詔乃顯其過惡收付廷尉諶好左道吳興沈文猷相諶云相不減高帝諶喜曰感卿意無為人言也至是文猷伏誅

梁沈約

沈約字休文吳興人少博通羣籍善屬文濟陽蔡興宗聞其才而善之及爲郢州引爲安西外兵參軍兼記室齊初爲征虜記室所奉主郎齊文惠太子太子入居東宮爲步兵校尉管書記約特見親遇後爲黃門侍郎時竟陵王招士約與王融謝朓范雲任昉蕭衍等皆游焉當世號爲得人出爲東陽太守齊明帝即位遷國子祭酒明帝崩政歸冢宰尚書令徐孝嗣使約撰定遺詔永元中進號征虜將軍南河淸太守初蕭衍在西邸與約遊舊建康城平引爲驃騎司馬時衍將謀大事約嘗叩其端衍默然而不應衍曰吾

老死不抑
折入足沉約
一情操

方思之約曰公初起兵樊沔此時應思今日王業已就何所復思昔武王伐紂始入人便曰吾君武王不違人意亦何所思初約久處端揆有志台司帝終不用乃求出外又不見許與徐勉素善遂以書陳情於勉言已老病百日數旬革帶常應移孔以手握臂率諸月小半分欲謝事求歸老之秩勉為言於衍請三司之儀弗許但加鼓吹而已尋加特進十二年卒年七十一謚曰隱約該悉舊章博物洽聞謝玄暉善為詩任彥昇工於筆約兼而有之未然然不能過也自負高才昧於榮利乘時射勢頗累清談

作此夢亦好

梁范雲

范雲南鄉舞陰人齊建元初竟陵王子良爲會稽太守雲爲府主簿王爲丹陽尹復爲主簿深相親任子良爲司徒又補記室及齊明帝纂位雲深爲明帝所知除正員郎時高武王侯並懼大禍雲因帝名次曰昔太宰文宣王語臣言嘗夢在一高山上上有一深阬見文惠太子先墜次武帝次文宣望見僕射在室坐御牀備王者羽儀不知此是何夢卿甚勿向人道明帝流涕曰文宣此惠亦難負於是處昭胄兄弟異於餘宗室衍纂位以佐命功封霄城侯雲以舊恩超

居佐命帝亦推心仗之

北齊王晞

王晞幼而孝謹純雅有器度西魏將獨孤信入洛署爲開府記室晞稱先被犬傷困篤不赴晞隨高歡到晉陽補功曹參軍爲常山公演友齊天寶初行太原用事及文宣帝昏逸演數諫帝疑演假辭於晞欲加大辟演私謂晞曰博士明日當作一條事爲欲相活亦圖自全宜深體勿怪乃於衆中杖晞二十帝尋發怒聞晞得杖以故不殺髡鉗配甲方居三年演又諫爭大被毆撻閉口不食太后極憂之帝謂左右曰儻

小兒欺奈我老母何於是每悶演疾謂曰努力強食當以王晞還汝乃釋晞令往演抱晞曰吾氣息惙然恐不復相見晞流涕曰天道神明豈令殿下遂斃此舍至尊親爲人兄尊爲人主安可與計殿下不食太后亦不食殿下縱不自惜不惜太后乎言未卒演強坐而飯晞由是得免徙還爲演友演復錄尚書事新除官者必詣演謝去職必辭晞言於演曰受爵天朝拜恩私第自古以爲干紀朝廷文武出入辭謝宜一切謝絕演乘間苦諫遂致忤旨帝使力士反接拔白刃注頸罵曰小子何知欲以吏才非我是誰教汝演

國矣天下噤口除臣誰敢有言帝催遣捶楚亂杖數十會醉卧得解及帝崩濟南嗣立謂暢曰一人垂拱吾曹亦保優閑因言朝廷寬仁慈恕眞守文良主暢曰天保季祚東宮委一胡人令卒覽萬機駕馭雄傑如聖德幼冲未堪多難而使他姓出內納詔命必權有所歸殿下雖欲守藩職其可得也假令得遂冲退自審家祚靈長不演默然思念久之進暢密室曰此王侯諸貴每日煎迫言我違天不祥恐當或一變起吾欲以正法繩之暢曰朝廷比者疏遠親戚寧思骨肉殷上倉卒所行非復人臣之事芒刺在背交戟入頸上

下相疑何憂可久且天時人事同無異謀苟執歡寵便是違上玄之意墜先帝之基乾元明年八月演寨位除晞散騎常侍仍領兼吏部郎中帝使齋帥裴漢主書蔡暉伺察羣下好相誣枉朝士呼爲裴蔡時二人奏楊晞之王晞數與諸人遊宴不以公事在懷帝杖休之晞脛各四十帝斬人於前問晞曰此人合死不晞曰臯實合死恒恨其不得死地臣聞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殿廷非殺戮之所帝改容曰自今當爲王公改之帝欲以晞爲侍中苦辭不受或勸晞勿自疏晞曰我少年以來閲要人多矣充詘少時鮮不敗績

且情實疏緩不堪䝰務人主恩私何由可保萬一披猖求退無地非不愛作熱官但思之爛熟爾

周鄭譯

鄭譯幼聰敏涉獵羣書工騎射尤善音樂譯少爲周文所親恒令與諸子遊集周明帝時詔令事輔城公是爲武帝及帝即位爲左侍上士與儀同劉昉恒侍帝側頗被顧遇東宮建轉太子宮尹下大夫得被太子親待時太子多失德内史中大夫烏丸軌每勸帝廢太子立秦王由是太子恒不自安建德一年爲聘齊副史後詔太子西征吐谷渾太子陰謂譯曰秦王

上愛子也烏丸軌上信臣也今吾此行謂無扶蘇之事乎譯曰願殿下勉著仁孝無失子道而已太子然之既破賊譯以功最賜爵開國子後坐褻狎皇太子烏丸軌宇文孝伯等以聞帝大怒除譯名官臣親幸者咸被譴太子復召譯戲狎如初因曰殿下何時可得據天下太子悅而益昵之例復官仍拜吏部下大夫初楊堅與譯有同學之舊譯又素知堅相表奇傾心相結至是堅有宜帝所忌情不自安常在永巷私語譯曰久願出藩公所悉也敢布心腹少留意焉譯曰以公德望天下歸心欲求多福豈敢忘也譯即言

之[illegible]將遣譯南征譯曰若定江東自非懿戚重臣無以鎮撫可令隋公行且爲壽陽總管以督軍事帝從之帝下詔以堅爲揚州總管譯發兵俱會壽陽以伐陳行有日矣帝不豫譯遂與御正下大夫劉昉謀引堅入受顧託旣而譯宣詔文武百官皆受堅節度時御正中大夫顏之儀與宦者謀引大將軍宇文仲輔政仲已至御坐譯知之遽率開府楊惠及劉昉皇甫績柳裘俱入仲與之儀見譯等愕然逡巡欲出堅因執之於是矯詔復以譯爲內史上大夫

周劉昉

昉見靜帝幼冲又素奇楊堅時堅以后父故有重名於天下昉遂與鄭譯謀引堅輔政堅固讓不敢當昉曰公若爲當速爲之如不爲昉自爲也堅乃從之譯昉矯詔以堅總知中外兵馬事御正大夫顏之儀知非帝旨拒而不從昉等草詔署訖逼之儀遽署之儀厲聲曰主上升遐嗣子幼冲阿衡之任宜在宗英方今趙王最長以親以德合膺重寄公等備受朝恩當思盡忠報國奈何一旦欲以神器假人之儀有死而已不能誣罔先帝昉等知不可屈乃代之儀署而行之諸衛既受敕並受堅節度堅索符璽之儀正色曰

此天子之物。宰相何故索之。堅又怒命引出將殺之。以其民望出爲西邊郡守及堅爲丞相以昉爲司馬時宣帝弟漢王贊居禁中每與堅同帳而坐昉飾美妓進贊贊甚悅之昉因說贊曰大王先帝之弟時望所歸孺子幼沖豈堪大事今先帝初崩羣情尚擾王且歸第待事寧後入爲天子此萬全計也贊時年未弱冠情識庸下以爲信然遂從之堅以昉有定策功拜爲大將軍封黃國公與沛國公鄭譯皆爲心膂前後賞賜鉅萬出入以甲士自衛朝野稱爲黃沛時人語曰劉昉牽前鄭譯推後昉自恃功高有驕色然性

歸也何異之有

粗疎溺於財利富商大賈朝夕盈門于時尉遲迥起兵堅令韋孝寬討之至武陟諸將不一堅欲遣昉譯一人往監軍因謂之曰須得心膂以統大軍公兩人誰行昉辭未嘗為將譯以母老為請堅不懌而高熲請行遂遣之由是恩禮漸薄又王謙司馬消難相繼反堅憂之忘寢與食昉逸遊縱酒不以職司為意相府事多所遺落堅深銜之以高熲代為司馬是後益見疎忌昉自知不免默無所對詔誅之

隋楊素

楊素華陰人父敷周汾州刺史没於齊周武帝親總

萬機素以其父守節陷齊未嘗朝命上表申理至於再三帝大怒命左右斬之素大言曰臣事無道天子死其分也帝悟其言贈敷爲大將軍謚曰忠壯拜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漸見禮遇常令爲詔下筆立成開皇十年突厥達頭可汗犯塞以素爲靈州行軍總管出塞討之先是諸軍與虜戰每慮胡騎奔突皆戎車步騎相參轝鹿角爲方陣騎在內素曰此乃自固之道於是悉除舊法令諸軍爲騎陣達頭聞之大喜以爲天賜下馬仰天而拜率精騎十餘萬至素奮擊大破之達頭被重創而遁衆號哭而去素多權略

乘機赴敵應變無方然大抵馭戎嚴整有犯令者立斬無所寬貸二十年晉王廣爲靈朔道行軍元帥素爲長史王卑躬交素及爲太子素之謀也仁壽初代高熲爲尚書左僕射其年以爲行軍元帥出雲中擊突厥連破之突厥走追至夜及之將復戰恐賊越逸令其騎稍後於是親將兩騎并降突厥二人與虜並行不知覺也候其屯舍未定趨後騎掩擊大破之煬帝初爲太子忌蜀王秀與素謀之搆成其罪後竟廢黜朝臣有違忤者雖至誠體國如賀若弼史萬歲李綱柳彧等素皆陰中之若有附會及親戚雖無才用

必加進擢朝廷靡然莫不畏附惟兵部尚書李逈以帝婿之重數於上前面折素大理卿梁毗抗表言素作威作福上漸疎忌之後因出敕曰僕射國之宰輔不可躬親細務但三五日一度向省評論大事外示優崇實奪之權終仁壽之末不復通判省事會漢王諒反於并州遣茹天保來東蒲州燒斷河橋又遣王聃子幷力拒守素將輕騎五千襲之潛於渭口宵濟比明擊之天保敗聃子懼以城降有詔徵還初素將行計日破賊皆如所量帝於是以素爲并州道行軍總管河北道安撫大使討諒時晉絳呂三州並爲平

城宗素各以二千石縻之而去諒遣趙子開擁衆十餘萬築絕徑路屯據高壁布陳五十里素令諸將以兵臨之自以其兵出入霍山緣崖谷而進直指其營一戰破之諒所署介州刺史梁修羅屯介休聞素至懼棄城而走進至清源去州三十里諒率其將王世宗趙子開蕭摩訶等來拒戰又擊破之禽蕭摩訶諒退保幷州素進兵圍之諒窮而降餘黨悉平病薨諡曰景武素雖有建立策及平陽諒功然特爲帝猜忌

唐許敬宗

許敬宗杭州人幼善屬文太宗聞其名召署文學館

此唐家大盜爾何好乎

學士、貞觀中、除著作郎、兼修國史、帝將立武昭儀、大臣切諫、而敬宗陰揣帝私、即妄言曰、田舍子賸穫十斛麥、尚欲更故婦、天子富有四海、立一后、謂之不可、何哉、帝意遂定、王后廢、敬宗請削后家官爵、廢太子忠、而立代王、遂兼太子賓客、帝得所欲、故詔敬宗待詔武德殿西闥、頃拜侍中、監修國史、進中書令、敬宗於立后有助力、知后鉗戾、能固主以久己權、乃陰連后謀、逐韓瑗來濟褚遂良、殺長孫無忌上官儀、朝廷重足事之、初高祖太宗實錄、敬播所譔、信而詳、及敬宗身爲國史、竄改不平、專出己私、始虞世基與敬宗

事榮不可泛次李勣等

父善心同爲李密賊害封德彝常曰昔吾見世基死世南匍匐請代善心死敬宗舞蹈求生世爲口實敬宗銜憤至立德彝傳盛誣以惡敬宗娶尉遲敬德女孫而女嫁錢九隴子九隴本高祖隸奴也爲虛立門閥功狀至與劉文靜等同傳太宗賜長孫無忌威鳳賦敬宗猥稱賜敬德蠻酋龐孝泰率兵從討高麗賊笑其懦襲破之敬宗受其金乃稱屢破賊唐將言驍勇者唯蘇定方與孝泰曹繼叔劉伯英出其下遠甚然自貞觀後論次諸書自晉盡隋及東殿新書西域圖志姓氏錄新禮等數十種皆敬宗總知之賞賚不

勝紀博士袁思古議敬宗棄子荒徼女嫁蠻落諡曰繆其孫彥伯訴思古有嫌詔更議博士王福畤曰何曾忠而孝以日食萬錢諡繆醜況敬宗忠孝兩棄飲食男女之累過之執不改有詔尚書省雜議更諡曰恭

唐李義府

李義府瀛州饒陽人其祖嘗為射洪丞因客永泰貞觀中對策中第劉洎馬周更薦之太宗召見轉監察御史詔侍晉王王為太子除舍人與司議郎來濟俱以文翰顯時稱來李獻承華箴末云佞諛有類邪巧

多方其萌不絕其害必彰義府方諂事太子而不致若議直者太子表之優詔賜帛高宗立遷中書舍人兼修國史爲長孫無忌所惡斥壁州司馬詔未下義府問計於舍人王德儉德儉者許敬宗甥瘦而智善揣事因曰我昭儀方有寵上欲立爲后畏宰相議未有以發之君能建白轉禍爲福也義府即代德儉直夜叩閤上表請廢后立昭儀帝悅召見與語賜珠一斗停司馬詔書留復侍洛州女子淳于以姦繫大理義府聞其美屬丞畢正義出之納以爲妾卿段寶充以狀聞詔給事中劉仁軌鞫治義府且窮逼正義縊

獄中以絕始誅侍御史王義方廷劾義府不引咎三
叱之然後趨出義方極陳其惡因言其初以容貌爲
劉洎馬周所幸因此得進帝陰德義府故貸不問爲
抑義方逐之義方廷劾義府曰臣聞隱賊掩義不容
唐帝之朝竊幸乘權終齒漢皇之劍中書侍郎李義
府憑附城社蔽虧日月請託公行交游羣小貪冶容
之美姿原有罪之淳于此而可恕孰不可容金風届
節玉露啓塗霜簡與秋典共清忠臣將鷹鸇並擊請
除君側少答鴻私碎首玉階庶明臣節高宗以義方
毀辱大臣左遷萊州司戶義府云王御史妄相彈奏

得無愧乎義方對曰仲尼爲魯司寇。七日誅少正卯於兩觀之下。義方任御史旬有六日。不能去奸邪於雙闕之前實以爲愧。貞觀中高士廉令狐德棻等修氏族志凡升降天下允其議於是州藏副本以爲長式時許敬宗以不載武后本望義府亦耻先世不見叙更奏删正委呂才等定其書以任唐官至五品皆昇士流於是兵卒以軍功進者悉入書限更號姓氏録搢紳共嗤薄之號曰勳格義府奏悉取前志燒絕之自魏太和中定望族七姓子孫迭爲婚姻後雖益衰自相夸尚義府爲子求婚不得遂奏一切禁止既

主選無品鑒才而猥敍之欲惟賄是利不復銓判人人咨訕又母妻諸子賣官市獄門如沸湯自永徽後御史多制授吏部雖有調注至門下覆不留義府乃自注御史員外通事舍人有司不敢御帝嘗從容戒義府曰聞卿兒子女婿撓法多過失朕爲卿掩覆可少勗之義府內倚后擠羣臣無敢白其罪者不虞帝之知乃勃然變色腮頸俱起徐曰誰爲陛下道此帝曰何用問我所從得邪義府磬然不謝徐引出帝由是不悅又遣子津召長孫延謂曰吾爲子得一官居五日延拜司津監索謝錢七十萬及金吾倉曹參軍

楊行穎白其贓、詔司刑太常伯劉祥道與三司雜訊、李勣監按有狀、詔除名流巂州、子率府長史洽、千牛備身洋、及婿少府主簿柳元貞並流延州、司議郎津流振州、朝野至相賀、三子及婿尤凶肆、既敗人以爲誅四凶、或作河間道元帥劉祥道破銅山大賊李義府露布、榜於衢、乾封元年大赦、獨流人不許還、義府憤恚死、

唐李勣

李勣、曹州離狐人、本姓徐氏、隋大業末、韋城翟讓爲盜、勣年十七、往從之、說曰、公鄉壤不宜自剽殘、宋鄭

商旅之會、御河在中舟艦相屬、往邀取之可以自資讓然之、劫公私舡取財、繇是兵大振、李密亡命雍丘、勣與後儀王伯當共說讓推密爲主以奇計破王世充、當是時河南山東大水、隋帝令饑人就食黎陽、倉吏不時發、死者月數萬、勣說密曰、天下之亂本于饑、今若取黎陽粟以慕兵、大事濟矣、密以麾下兵五千、付勣濟河、襲黎陽守之、開倉縱食、旬月勝兵至二十萬、宇文化及擁兵北上、密使勣守倉、周掘塹以自環、化及攻之、勣爲地道、出、擊化及敗引去、武德二年密歸朝廷、其地東屬海南至江西直汝北抵魏郡、勣統

之未有所屬謂長史郭孝恪曰人衆土宇。皆魏公有也吾若獻之是利主之敗爲已功吾所羞也乃錄郡縣戶口以啓密請自上之使至高祖訝無表使者以意聞帝喜曰純臣也詔授黎州總管封蔡國公賜姓

帝欲立武昭儀爲皇后畏大臣異議未決李義府許敬宗又請廢王皇后帝召勣勣與長孫無忌于志寧褚遂良計之勣稱疾不至帝曰皇后無子罪莫大于絕嗣將廢之遂良等持不可志寧顧望不對帝後密訪勣曰將立昭儀而顧命之臣皆以爲不可今止矣答曰此陛下家事無須問外人帝意遂定而王后廢

唐裴炎

裴炎絳州聞喜人、中宗欲以后父韋元貞爲侍中及授乳媼子五品官、炎固執不從、帝怒曰我讓國與玄貞豈不可何惜侍中邪、炎懼因與武后謀廢帝后命炎洎劉禕之率羽林將軍程務挺張虔勗勒兵入宮宣太后令、扶帝下殿、帝曰、我何罪、后曰以天下與玄貞安得無罪、乃廢帝爲廬陵王更立豫王爲皇帝、炎以定策功、封永淸縣男、后捕炎送詔獄、遣御史大夫騫味道御史魚承曄叅鞫之鳳閣侍郎胡元範曰炎社稷臣有功於國、悉心事上、天下所知、臣明其不反

不附麗之罪

納言劉齊賢左衛率蔣儼繼辨之、后曰、炎反有端顧卿未知耳、元範齊賢曰若炎反臣輩亦反矣、后曰朕知炎反卿輩不反、遂斬于都亭驛、炎被劫或勉具遜辭炎曰宰相下獄理不可全卒不折節籍其家無儋石之贏、